

美国两党政治

毛树清 著

联合报社

S 0013478

D771.221

903

治政黨兩國美

TALES
OF
TWO POLITICAL PARTIES

著清樹毛

BY HENRY MAO



石景宜先生贈書



S9009154

書叢地天聞新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再版

美國兩黨政治

每本定價新台幣叁拾元
港幣
美金

著作者：
毛樹清

印行者：
聯合報社

社址：台北市康定路廿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已呈內政部備案

經銷處：

香港新聞天地總社
聯合報社各地分社辦事處
新聞天地台灣辦事處
各大書局

美國詹森總統代序 (PRELUDE)

By Hon. Lyndon B. Johns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白宮特別助理拉爾孚A鄧根先生附函：

『樹清先生：本人謹代表總統致謝閣下最近之來信。雖然總統公務繁忙不克一一答覆各方之函電及請求。但余願向閣下保證，總統對閣下為高度興趣所促使之寫作，表示欣慰。』

附奉白宮最近發佈之總統演講詞內之數節，或可刊用於閣下之著作，作為代序。但請註明該節文字之出處，並希用最準確之翻譯。

總統囑余感謝閣下對渠個人之讚譽，並祝快樂！

總統特別助理 Ralph A. Dungan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華盛頓白宮

一九六四這一年，美利堅合衆國擁有無比的機會與責任。我們必須用事實證明我們這一個民主制度的成功。對於若干懷疑我們的目的與能力的、來自國內國外的諷嘲與挑剔，我們必須以行動予以駁斥。

假如我們失敗，假如我們斤斤於民主黨對共和黨、或斤斤於參議院對衆議院、或斤斤於南方對北方、或斤斤於國會對政府的那些不必要的、無意義的爭辯，而讓一九六四那一個大好時機輕輕溜走，那我們將遭受歷史嚴酷的批判。但假如我們成功，那我們將由舉國更堅強的凝結而達成歷史的使命。到那個時候，也祇有到那個時候，我們纔能說完全滿意。

在這裏，國會議壇之前，諸位（指參衆兩院議員）能以清晰明確衡斷國事來表達高度效率的立法領導才能。對每一件重要的案子，不管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務使都能給予公正與果敢的表決。

讓我們來合作貫徹甘迺迪故總統所遺留的計劃與方案，這並不僅僅因為對於前總統的同情與哀悼，而是因為那些計劃與方案，完全正確。當今年這個大選之年，我特別要求我本黨（民主黨）的同仁，務必要把國家放在黨的前面，要常常為原則理想而力爭，切不可絮絮辯論人事恩怨或人事問題！（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詹森總統對國會上下兩院「國情咨文」）

美國兩黨政治 目錄

詹森總統代序

冷靜看華府台北之間	一
艾帥在障礙賽中起步	一〇
史蒂文生無妻之累	一六
神祕的南万	二二
包袱？鎖鎖？蕭規曹隨？	二八
布嫩計劃與農業津貼	三五
怎樣向工會搶賭本？	四一
馬歇爾、傑納、麥加錫	四八
尼克遜「坦白戰」凱歌歸	五八
一個寶座、四面罵聲	六五
且看布幔拉出來的總統	七三
這可喜內閣罕曾見	八七

無雙國士杜勒斯·····	九四
大腹賈商而優則仕·····	一〇一
新仇宿怨一筆勾·····	一〇九
女將親隨齊步青雲·····	一一九
政府議會萬事有商量·····	一二八
甘迺迪世家崛起紐英格蘭·····	一三五
揮百萬軍易·省一個錢難·····	一四二
「利益衝突法案」鐵面無私·····	一五〇
新官到齊·皆大歡喜·····	一五八
偏見拖住了封鎖中共艦隊·····	一六五
『少數民族』時價不同·····	一七二
兩黨外交奏起開場曲·····	一八三
駐俄大使火速上任·····	一九一
上方寶劍指向「美國之音」·····	一九九
軍火爛賬從頭算起·····	二〇八
建州與油田爭作一團·····	二一五
一萬元斷送一個黨務老闖·····	二二三
六十四位參議員的巨重壓力·····	二三〇

空穴來風話「託管」	二三八
老總統高爾夫球中悟禪	二四七
五角大廈面目一新	二五五
一錢困倒英雄漢	二六四
勞工部長坐在冷板凳上	二七二
不畏荒年畏豐年	二八一
第一流第二流空軍之爭	二九〇
「焚書事件」風風雨雨	二九九
女部長大哼「艾克八股」	三〇六
原子祕密欲放還收	三一三
副總統怕了燕尾服	三二〇
自戴高帽的人吃了一悶棍	三二九
諾蘭挑起塔虎脫的担子	三三六
詹森雷朋・度量取勝	三四三
飯碗裏的風波	三五一
擴展空軍呼聲震撼白宮	三五八
「山羊」首席大法官之喪	三六五
乾脆不要勞工部算了	三七三

洗磨不掉的黑色偏見·····	三八〇
遊說組織長袖善舞·····	三八九
「天空馬奇諾」神經戰·····	三九八
出賣雷達網情報大間諜案·····	四〇六
爆炸性演說·懷特案揭露·····	四一五
杜魯門兩罵「癩蝦蟆」·····	四二三
麥加錫作獅子吼·····	四三三
電力工業共謀觸電·····	四四〇
反共三騎士一片采聲·····	四四七
誰掩護了左傾教授？·····	四五六
小冊子·貓·愛因斯坦·····	四六五
捕鼠有術·捉妖無能·····	四七三
充滿了仇恨與嫉妒的「公審」·····	四八一
布立格修正案源源本本·····	四八九
血染國會的前因後果·····	四九八
「不景氣總統」否定不景氣·····	五〇六
牛油與選票間的煩惱·····	五一五
「新看法」了不得不得了·····	五二五

大雅云亡・大選繁忙……………	五三五
番茄汁・統計表・政治支票……………	五四二
獵犬？家犬？中世紀女皇？……………	五五一
田納西河翻起政治波濤……………	五六一
回向孤立舊夢重溫……………	五七〇
後記……………	五八〇

楔子：

冷靜看華府台北之間

民國四十一年香港

新聞天地新年特大號

新聞天地駐美代表毛樹清先生，應本刊之請，為「新年特大號」寫了一篇觀察深刻，論據犀利的通訊，來解釋過去一年來的中美關係，並指出今後應有的態度，誠然是不可多得的文章。毛樹清先生旅美多年，在新聞界服務，七年以來，為本刊執筆，始終未斷，雖筆名不同，其觀點則始終一致。當自由中國依然需要美國盟邦援助的今天，這些忠言，應該是朝野人士和海外僑胞所重視的。（編者）

新聞天地卜少夫黃綿齡兩兄來信，要我替「新年特大號」寫一篇中美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在過去一年間，零零星星的，我曾經寫過很多關於對外交的短文，就我個人在美國所看見的，所讀到的，所聽見的，種種有關於中美之間的問題，提出來用作檢討。我也接到過不少台灣香港朋友們的來信，對我的意見，批判或贊同。我離開祖國那麼多年，一向愛聽來自祖國的消息，特別關於台灣自由中國不斷進步的消息，因為這些點點滴滴的進步，都是促成中美關係好轉的因素。台灣的兵多吃一條魚，台灣的「養女」生活獲得了相當改善，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都是極重要的題材，都足以證明我們這個危難的國家，在走向新生與進步之途。美國人講民主，講實證，他們不愛聽過份誇大的語句，凡是做不到的寧可不說，說了的必要有事實做後盾，這是我們應付盟邦的重要關鍵。我相信，台北在過去一年來已經相當地實踐了這一步。

目前華盛頓的對華態度是堅定的。過去這一年，由於韓戰，由於台灣本身的堅定和進步，更由於中共的墮落，業已奠定

了美國與自由中國之間的良好基礎。好幾位朋友寫信問我，如果韓戰一旦停戰了，美國會不會把第七艦隊撤回去？甚至會不會出賣台灣？我的答覆都是「不會的」。朝鮮戰事的停與不停，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區別。縱然劃一條「楚河漢界」停了戰，美國不會那麼輕而易舉信任共黨。美國不但不能撤回一個兵，而且還得繼續源源供應軍火、飛機、與彈藥。關於這一點，不但美國政府知道，而且連大部份的美國老百姓，都心裏雪亮。我寫這篇文章是十二月的中旬，瞻望最近不久以後的將來，我覺得有兩個關節最值得注意；第一個是十二月廿七日韓戰談判截止期，第二個是明年一月間的邱吉爾訪美之行。這兩件事實際也就是一件事。因為美國在韓戰停戰談判之中處處遷就，主要的內幕原因，仍然是西歐的壓力，特別是倫敦對華盛頓的壓力，保守黨上台，對中東和近東，改取了强有力的鐵腕外交，但對於遠東，艾登的態度，仍然和貝文摩理遜一模一樣，甚或過之。前幾天，我去弔唁紐約時報總編輯愛德溫·詹姆士先生之喪，一位駐海外記者新從歐洲回來告訴我，據他在巴黎聽到的，說艾登和艾奇遜在巴黎聯大會幕後，弄得很僵，主要的還是爲了遠東。艾登主張不擇一切手段在韓國停戰，甚至不惜於必要時引中共「進入」聯合國，甚至「出賣」台灣，艾登所持的理由，認爲中東重要，中東與蘇彝士運河，是西方國家的命脈，英國目前既沒有餘力使「熊掌」與「魚」兼而有之，祇能放棄遠東的「魚」，取中東的「熊掌」。這些意見當然使艾奇遜毫無考慮的餘地，華盛頓的國會議員，正在加壓力於艾奇遜，無論如何要迫使英國倫敦政府撤銷承認北平中共政權，態度激昂的議員主張不惜以割斷對英國的援助爲「要挾」。

英美之間對於遠東政策的紛歧之點，可能由一個因素來解決，這個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韓戰，艾登在倫敦下議院承認：目前如果談英國撤銷承認「北平政權」這件事，勢將使板門店的停戰談判，「產生不良的後果」。弦外之音即是說：英國要等到板門店的局勢完全「澄清」以後，再行計較其他。板門店什麼時候澄清？美國人同意到十二月廿七日再說，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我所謂第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也許已經明朗了，或者將要到明朗的時候了。

早幾天我去華盛頓，剛巧杜魯門總統從南方海濱匆匆忙忙的返華盛頓。那幾天，白宮一連串的開着會議，有些會議是討論內政問題，特別是所謂制止惡性傳染的「貪污問題」的；另外有些會議，却是爲應付世界大局和韓戰問題的。據白宮傳出的內幕消息，重要的還是爲空軍作戰的戰略與政略問題。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最近所大聲疾呼的一些問題，都在杜魯門的

腦筋中旋轉。一位屬於民主黨的杜魯門「嫡系」的美國眾議員湯姆斯（Albert Thomas）最近從華盛頓回到他的原籍得克薩斯州的曉士頓（Houston）休假，根據他的公開談話說明，如果十二月廿七日以後，中共和韓共仍無停戰的誠意，美國當局將轟炸大陸上的中共軍事基地與供應路線，同時全面封鎖中共的海岸，用軍事經濟雙管齊下的辦法，促使敵人的崩潰。據湯姆斯衆議員的看法，俄毛之間雖然簽訂有三十年的「父子」攻守同盟，但狡猾如史達林者，是否肯以全力「營救」大陸上被攻擊中的中共？湯姆斯認為這裏面頗有疑問。因此，湯姆斯認為美國不該再長期拖延下去，「要大胆冒這個險」，用最迅速的方法摧毀敵人的心臟。

湯姆斯衆議員的談話能有幾分之幾代表杜魯門政府說話？我確實無法估計。議員們不少歡喜「車大炮」，我們祇能相信美國政府有幾分之幾的可能，採取這樣果敢的行動。但是有一點，據我在紐約華盛頓所看到、所接觸到的印象，美國一般的老百姓，對於這一次聖誕節的「停戰簽字」，期望很殷，若干人而且渴望被俘了的美國健兒，能够被釋出「人間地獄」的集中營，重回美國來度耶誕。昨天晚上，我的一位鄰居諾門夫婦到我家閒談，他是一個典型的商人，雖不算富，在華爾街有辦公處，每天打開報紙先看經濟新聞，對如何發財最有興趣。昨天晚上，我們談到明年的選舉，他認為杜魯門幹得不錯，最重要的是美國依然繁榮，而且比去年更繁榮些。我問他美國政府貪污風氣到這般田地，該怎麼辦？他笑笑，說：「沒有什麼的。他們做官的人抓幾個錢，我們做生意的，終天忙忙碌碌，也不過是為幾個錢而已！」接着，他又說：「報紙上每天攻擊貪污，說什麼建設銀公司的紹皮大衣案件，其實，一件紹皮大衣，三千美金，算什麼呢？」他的意思並非獎勵貪污，他覺得這問題太小，不足以「動搖國本」，因此，不會影響到明年的選舉。我又問他「韓國的戰事怎麼辦？」他皺起了眉頭，大大批評了杜魯門一番，他覺得這問題嚴重，政府不能那樣徬徨無主，長期讓美國健兒的生命熱血，在那樣「既不戰又不和」的局面下去犧牲。諾門先生講得很慷慨激昂，他認為這個問題的重要遠甚於其他的問題千倍百倍。

杜魯門總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美國老百姓，他知道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心情最清楚。許多在美國的中國朋友，批評杜魯門總統的缺點流於太苛刻，至少，我個人是不能同意這些說法的。民主政治的本身就是一個平庸的政治，百分之四十的選民，要服從百分之六十的主張，走遍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百分之六十的人民，一定都是最平平庸庸的。民主政治本身這個制度

，就是要獎勵平庸，獎勵担任政治大任的人，符合百分之六十的人的理想，這就叫做與民意相符合。在過去一年多來，我在好幾篇文章中，提到「政治遠見」這個問題。民主國家，特別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根本無所謂「遠見」。政治是現實的，民主政治特別現實。你說，世界目前糾紛重重，祇有用第三次大戰來解決，那是你個人的看法，做一個民主政治的官吏公僕，你就不能那麼亂說。也許你心裏可以想，可以預做一旦戰爭來臨的打算，但你不能那麼滿嘴世界大戰地亂說。羅斯福競選第二任總統的時候，以「保證不把你們的兒子丈夫送到海外去打仗」，作為競選的主要口號，但珍珠港事變砲聲一響，美國婦女們的兒子丈夫，被送到歐亞全球。今天我們談中美邦交，我們希望讓人家重視我們，讓人家敬服我們，最好少講那些「自以為是」或「自以為遠見」的話。也許人家確沒有那種遠見，也許人家早有那種遠見而並未說出。記得，十九世紀煊赫歐洲大陸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某次在一個宴會席上演講他的「從政心得」說，政治外交的最巧妙運用，必須要記住最重要的一點，那便是：有些話「祇可以放在心裏想，不可以放在口裏講」。今天我們自由中國退處台灣，眼看着這個大勢，「祇可以想，而不可以講」的話很多，千萬不要自以為有遠見，而一味批評旁人缺乏「遠見」，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對美外交中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捲在人家的內政政潮裏。從一九四八年以來，我給新天寫的通訊或短文中，已經提過不知無數次。在過去多少年間，我們吃這個虧太大了。一直到今天為止，還是自由中國在向美國爭取援助，我們用不着去偏愛人家那一黨，憎惡人家那一黨，偏愛人家那一位五星元帥，憎惡人家那一位五星元帥，這些都是不必要的閒事。東方人傳統的道德觀念講究恩怨，恩怨分明，在個人朋友的交往上，無疑是一種美德；但在國際的交往上，我們祇能以「國」作為一個整個單位來應付，旁人國家以內的政黨或私人，那祇是他這個國度裏的一份子，我們千萬不能依賴他國內的「反對黨」，來制服他國內的「在朝黨」，這是一種極危險，而且極錯誤的想法。據我在紐約華盛頓這些時間來靜靜的觀察，我覺得在過去一年來，台北的外交當局和政策決定着，已經矯正了不少這樣的偏頗。記得半年多以前，蔡斯將軍派到台北的第一段時間，我以滿腔熱忱，寫了幾封信給台北的友人，希望自由祖國的政府，利用這一個中美邦交劃時代的新頁，設法調整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關係，我們要放開胸襟，忘掉中美之間過去的「誤會」，過去的畢竟過去了，將來讓歷史家去寫記錄罷，用不着現政府來說，我們要立刻停止一切對人家「反對黨」發牢騷的情事，而代之以對人家現政府提積極性的建議。共和黨

的人說幾句公道話，固然是我們的朋友，民主黨的人對我們不諒解，我們要設法爭取他的諒解，拿事實來使他諒解，這纔叫做「外交」，叫做有出息的外交。大約一兩個月以前，在紐約一家旅館裏，我訪問了一位對美國遠東外交有關係的人（這位先生現在已經離開了美國政府，我不願意提他的姓名），我們詳細檢討了中美關係的過去與瞻望未來，他承認自從韓戰以來，自由中國和美國之間，已建立了相當友好的基礎，他對於中國高等知識份子，對美國外交當局那樣存有深厚芥蒂，那樣「耿耿於懷」，頗為費解。他接着又說：「正因為這樣，中美之間的外交，祇有到一個官樣文章為止，如此交談，不能有半句私話。」他哈哈大笑了一陣：「辦兩國之間的外交，不能完全靠官樣文章的，你當然很明白！」

今天美國和英國的外交，當然有很多幕後的「私話」。美法、美意、美加之間，都有許多默契和諒解。甚至美國與南韓李承晚政府之間，也可以促膝談心的密商一個問題。為什麼自由中國和美國之間，僅祇至於「官樣文章」為止？理由很簡單，我們太接近他們的反對黨，他們的反對黨太遷就我們。從一九四八年以來，每次我旁聽國會的辯論，每次聽到共和黨議員對杜魯門政府開砲，每次以中國問題做砲彈，我就知道這個僵局愈陷愈深，心頭陣陣作痛。當然，時至今日，證明那時候共和黨議員分析遠東大局，講得絲毫不錯，但我們被砌在夾牆縫裏，吃虧的是我們。謝天謝地，我們終於還憑自己的努力，守住了一塊民族復興的最後根據地，這是我們爭取復國的最後關頭了，我們應該看清這一點國際關係上的基本觀點，人家是民主國家，人家的議會與政府，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選舉出來的，我們不該老跟人家百分之四十的人站在一起，不該捧人家不捧的人。

我決無意替美國的什麼黨作宣傳，因為事實上這些都不關我們的事，在歐美往返來回這多年，看人家國家那些黨的選舉起伏，感想很多。美國老百姓，歡喜在選舉之前「打賭」，實際上，我連「打賭」的資格都不够。明年美國的總統選舉，到底那一黨得勝？誰得勝？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完全逆料。去年十一月，塔虎脫在奧亥俄州的議員選舉上大獲全勝，我曾經寫過一篇分析塔虎脫勝利的文章及其趨勢，最近不久前，我和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中國留學生談天，他認為塔虎脫可以「必勝」。我說：「老弟，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我認為他的見解有一部份理由，但我指出下面這幾點：（一）英國這次改選前夕蘇彝士運河事件突然爆發，對工黨政府的競選，倉卒間打擊很大。（二）雖然這次邱吉爾獲得了較多的議席，

但國民總投票的數目，仍然是工黨多於保守黨。今後保守黨內閣能够維持幾年，都很難說。（三）勞工是美國選舉中主要力量之一，塔虎脫因為有「塔虎脫哈德萊法案」在先，是否能獲得全美勞工的支持，很成問題。（四）邱吉爾競選的時候曾經宣佈：願意保留若干行有實效的英國社會福利政策，贏取了英國平民的支持。美國明年共和黨的候選人如果是塔虎脫，他會不會講社會福利的話？（五）這一代的美國人沒有忘掉共和黨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民主黨的羅斯福帶給美國以繁榮，杜魯門雖然被稱為「庸才」，但執政這多年來，美國的繁榮未衰。塔虎脫如果競選，是否有一套經濟繁榮的政策，來滿足美國老百姓的要求？我的結論是說：第一，世界上任何國家，畢竟是平民多，闊人少；第二，決定選舉的因素很多，但最後仍然以吃飯問題為第一。千萬不要忘记或忽略：農業津貼、勞工保險、養老撫卹、失業保險……這小節目，常常成為贏取一場大選舉的主要因素。

在這篇短文裏，我不想多提這些大問題。不過，我得重覆敘述一遍前面說過的話，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個大眾化的政治，世界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必然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因此，淨化了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平平常常的政治，許多忠貞愛國的在美國的朋友們，他們不同意這些看法，有兩個最主要的理由：第一、因為愛國，因為共和黨一向替我們說話，內心不免期望共和黨立刻獲得勝利。這是人之常情。第二、大部份的美國報紙的影響。我以為：今天我們要了解美國，要用爐火純青的客觀眼光來冷靜地看真正的事實。從一個自己的國家去了解別一個國家，本來是不容易的，了解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國，更要客觀和虛心。

韓國戰爭對於美國當然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一年多來，使美國健兒死傷了十萬二千多名，美國民衆對於杜魯門政府的遷延不決，嘖有煩言，這是事實。但在另一方面，韓戰也促成了美國經濟的繁榮，生產的機器轉動，蒙上了塵埃的烟囱冒烟了，幾百萬的失業工人獲得了為國效力的機會，再加上政府不斷的重整軍備，龐大的政府支出，活潑了經濟循環的全身血脈。前幾天我去一個美國銀行家友人處吃晚飯，在座有許多金融界的老手，他們的看法都認為像這樣的繁榮，明年一定還能繼續，他們稱為「備戰繁榮」，並非「戰時繁榮」，因為真正的大戰還沒有到來，「也希望它決不要到來」。在備戰繁榮的過程中，政府一方面向人民抽取較高的捐稅，但同時，政府也是一個最大的「主顧」。韓戰以前這半年間（即一九五零年一

月至六月），政府用於軍備的支出，不過一百一十六億元，即十一個點六「別令」（Billion）。同年的後六個月，因為韓戰爆發，增加到十四個點九「別令」；今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增加到二十五個「別令」；今年下半年，三十七個多「別令」；開年以後，還要增加，預計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要增加到四十九個「別令」，一九五二年的下半年，五十八個「別令」。華盛頓預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增到最高峯，半年間軍費支出到六十一個「別令」，然後慢慢同跌收縮。到一九五四年，經常保持每六個月四十一個「別令」的軍費。換句話說，美國今天進行的重整軍備計劃，要到一九五三年夏天，纔能登峯造極，現在還適在進行途中，還在所謂「備戰繁榮」的階段。

美國對於國際政局堅定的程度，也是與重整軍備的進度成正比例的，「弱國無外交」，雖然講得可憐一點，但確也是事實。記得今年夏天，為麥帥免職事件的國會證供席上，當時的國防部長馬歇爾講過一段很沉痛的話，馬歇爾指出一九四七年，他當國務卿的時代，有許多輿論，許多友好，勸他對蘇俄強硬，他說那時候美國國內可以調動到海外的陸軍，祇有三分之一個師，蘇俄有一百多個師駐在東歐，萬一外交鬧翻了，責任誰來負？馬歇爾責備當初第二次大戰結束，美國不該復員得那麼倉促，忘記了「敵人的後面，還有敵人。」但是接着，馬歇爾又說，這又該怪誰呢？一九四五年年底，國會議員們大聲吼叫：「趕快讓那些孩子們回來啊！」議員們確確實實代表美國老百姓說話的，這裏是一個貨真地道的民主國家。

因此，我們該忍耐的時候，便得忍耐，該動的時候再動，對美國的國交，不能用急躁期望速成。我們要以自強不息的毅力求取進步，用進步的事實來贏取美國政府與人民的信心。好在，今天美國是堅定的，不但堅定，而且在向「強有力」的途徑上邁進。美國在一九五零年年初都沒有「出賣」台灣，今天更沒有理由推台灣下水。同時，我們自己在進步，站得腳跟篤穩，誰也沒法推我們落水。杜魯門說：美國要援助有決心抵抗共產赤禍的國家，自由中國無疑便是最有決心的一個。十多天以前，民主黨的全美黨務工作人員（辦黨的）在華道爾夫旅館晚宴大敘餐，歡宴該黨全國委員會的新任主席麥金納。那天到場的人士據說有二千多人，在人頭擠動中，那位對政治很有興趣的民主黨婦女部長答核夫人起立演講，她說：「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杜魯門主義。什麼叫做杜魯門主義呢？就是援助希臘，援助土耳其，援助台灣的自由中國，以及援助一切願意反共、有決心反共、有能力反共的人……」全場瘋狂響起一片掌聲。今天，不管是美國那一黨，那一派，祇要不是共